



第六十七期 · 2015年9月 逢單月發行

非賣品

修智大和尚談：隨文入觀

青楓：好些時，聽到一些佛友在談話時會說，我每日都做功課，早課讀什麼什麼經，晚課讀什麼什麼經……。請問大和尚，究竟有沒有規定念什麼經，且有沒有規定念多少遍？

修智：雖沒有明文規定，但肯定地說，有念經起碼比沒念經的好呀！重要一點是，我們在念經的同時，要去理解經文，進而依教奉行，這樣的念經，則意義大矣。

青楓：理解及實踐，很重要，既是如此，則我們要

如何做才算是以正確的態度來念經？

修智：如果我們在念經的時候，步伐放慢些，可以「隨文入觀」便最好。念經同時，如理思維，深入觀察自己的行為，有沒有因為通過念經而改進，這樣念經則意義大矣。不鼓勵以「交差式」來念經。

青楓：對，念經不是「交差」。但有些佛友的念經確教人想到「交差」兩字，更以為念多少多少遍便有多少多少功德，這實在與世尊



金蒲桃——黃金熊貓

金蒲桃，原產地是澳洲，是澳洲具代表性的植物。它會在夏秋之間開花，花長，由於花序呈球狀，一個個嫩黃色花球聚生在樹頂上，所以被稱為金蒲桃。它更有一個可愛的別號，我們稱之為「黃金熊貓」。大抵它一球一球的「金色蒲桃」看上去像熊貓眼那樣可愛，而且它那披針形球狀，也像熊貓身上的柔軟的毛絨——稱之為「黃金熊貓」，也真有想像力。

金蒲桃喜歡濕潤土壤、陽光充足，它容易打理，所以很多國家地區都喜歡栽種。我們妙法寺這棵金蒲桃，也正好應時開花了，一樹的嫩黃，它不搶眼，但耐看，就像一位有修養、有自制力、不喧嘩取悅他人的長者。

教導我們「放下得自在」不相應。「交差式」念經與播放錄音帶沒有分別啊！

修智：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例子來說明一下「隨文入觀」這話題。譬如我們念「佛說阿彌陀經」，究竟如何念誦受持呢？念誦此經，我們且當這是一本旅遊小冊子來看吧，我們在念經時，隨文入觀，觀想自己在这地方旅遊，親歷其境的到這極樂世界行走一遍。說這裡有水池，我們便感受到水池；說有雀鳥之聲，我們便感受到雀鳥之聲。以這樣的「隨文入觀」去念經，定然有很好的收穫。

青楓：大和尚的說法，給了我們一個很好提示——我們不但要認真地理解經文內容，重要的，在念經的時候要「想着念」，即是要

「進入」，這就不僅僅是理解。「隨文入觀」令我們感同身受。

修智：例如念誦這句偈語——「願消三障諸煩惱，願得智慧真明了，普願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薩道。」不會是祇念誦偈語而使災消吉至的，如果我們隨文入觀，便會發現：要得到偈語裡所說的益處，是需再要有所付出的，有因方有果，發願行菩薩道吧！

青楓：這個明白了！我們應該如何實踐呢？

修智：我們可以依循世尊教法，念經時隨文入觀，反省檢討，止惡行善，修福修慧，利己利人，求成佛道，化度眾生。能如斯行，必然災消障除，福增慧長。



蘇鐵開花結果

它的中文學名，名為「蘇鐵」，但別名也可以稱之為鐵樹、鳳尾鐵、避火蕉以及鳳尾松等。

「蘇鐵」這名稱是怎樣來的？——它屬蘇鐵科，而木質密度大，一放進水裡便會向下沉，沉重如鐵故名。

坊間一般稱之為鳳尾松，它針葉似松葉；所謂鳳尾，大抵指它的枝葉生長開來像鳳凰的尾巴。至於稱之為避火蕉，這與它的特性有關，據說它能避火患。

我們經常說的那一句「鐵樹開花」，多是指常見的另一種鐵樹，而蘇鐵的開花結果，可也是很惹人注目觀

賞的，所以也同樣深受讚美地說「鐵樹開花」。

蘇鐵的開花結果，是在樹中心，是一個果包形狀的，你視之為大鳥巢或大壽包也無不可。

圖中所見，便是妙法寺園林裡近兩個月來的鐵樹開花，它另有一番觀賞趣味吧！

蘇鐵是熱帶植物，喜濕潤環境，最喜是帶沙質的土壤，它不耐寒，生長慢，何止長命百歲？它是可以活上二百年的。

「心經樹」上的 美麗花果

妙法寺的心經園，以那棵「非空非有，亦空亦有」的「空心樹」為焦點。它之所以稱為「空心樹」，是因為整棵樹是沒有「主幹」的，它的樹幹都是由氣根纏搭而成，既然是「氣根」落地而變生成樹幹，則明顯地，這樹屬於「榕樹科」。

一年四季看着這棵心經樹的變化，有時密密麻麻地聚葉盛放，有時又黃葉舞秋風的落葉片片。工作人員對這棵「空心樹」，細心關注，最近為它剪枝修葉，就好像我們梳頭削髮的樣子，由於它本來就生長高大，人們看不到樹頂上的情形如何，修剪後，我們細看剪下來的枝葉，啊呀，原來它們在樹頂上開花結果，它的果實就結生在枝條上。

本圖，是我們把這些剪裁下來的花果插放在它這樹幹上，你們看看，原來它的花果是這樣美麗。



五受陰

雜阿含經第58經

如是我聞：一時，佛住舍衛國東園鹿母講堂。

爾時，世尊於晡時從禪覺，於諸比丘前敷座而坐，告諸比丘：有五受陰。云何為五？謂色受陰，受想行識受陰。

時，有一比丘從座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右膝著地，合掌白佛言：世尊！此五受陰，色受陰，受想行識受陰耶？

佛告比丘：還座而問，當為汝說。

時，彼比丘為佛作禮，還復本座，白佛言：世尊！此五受陰，以何為根？以何集？以何生？以何觸？

佛告比丘：此五受陰，欲為根，欲集、欲生、欲觸。

時，彼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隨喜，而白佛言：世尊！為說五陰即受，善哉所說！今當更問。世尊！陰即受，為五陰異受耶？

佛告比丘：非五陰即受，亦非五陰異受；能於彼有欲貪者，是五受陰。

比丘白佛：善哉！世尊！歡喜隨喜，今復更問。世尊！有二陰相關耶？

佛告比丘：如是！如是！猶若有一人如是思惟：我於未來得如是色、如是受、如是想、如是行、如是識，是名，比丘！陰陰相關也。

比丘白佛：善哉所說！歡喜隨喜。更有所問：世尊！云何名陰。

佛告比丘：諸所有色，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、若內若外、若粗若細、若好若醜、若遠若近，彼一切總說陰，是名為陰；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如是，比丘！是名為陰。

比丘白佛：善哉所說！歡喜隨喜。更有所問：世尊！何因何緣名為色陰？何因何緣名受想行識陰？

佛告比丘：四大因、四大緣，是名色陰。所以者何？諸所有色陰，彼一切悉皆四大，緣四大造故。觸因、觸緣，生受想行，是故名受想行陰。所以者何？若所有受想行，彼一切觸緣故，名色因、名色緣，是故名為識陰。所以者何？若所有識，彼一切名色緣故。

比丘白佛：善哉所說！歡喜隨喜。更有所問：云何色味？云何色患？云何色離？云何受想行識味？云何識患？云何識離？

佛告比丘：緣色生喜樂，是名色味；若色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是名色患；若於色調伏欲貪、斷欲貪、越欲貪，是名色離。若緣受想行識生喜樂，是名識味；受想行識無常、苦、變易法，是名識患；於受想行識調伏欲貪、斷欲貪、越欲貪，是名識離。

比丘白佛：善哉所說！歡喜隨喜。更有所問：世尊！云何生我慢？

佛告比丘：愚癡無聞凡夫於色見我、異我、相在，於受想行識見我、異我、相在，於此生我慢。

比丘白佛：善哉所說！歡喜隨喜。更有所問：世尊！云何得無我慢？

佛告比丘：多聞聖弟子不於色見我、異我、相在；不於受想行識見我、異我、相在。

比丘白佛：善哉所說！更有所問。何所知、何所見，疾得漏盡？

佛告比丘：諸所有色，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、若內若外、若粗若細、若好若醜、若遠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不異我、不相在；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

比丘！如是知、如是見，疾得漏盡。

爾時，會中復有異比丘，鈍根無知，在無明殼起惡邪見，而作是念：若無我者，作無我業，於未來世，誰當受報？

爾時，世尊知彼比丘心之所念，告諸比丘：於此眾中，若有愚癡人，無智無明，而作是念：「若色無我，受想行識無我，作無我業，誰當受報？」如是所疑，先以解釋彼。

云何，比丘！色為常耶？為非常耶？答言：無常，世尊！

若無常者，是苦耶？答言：是苦，世尊！

若無常、苦，是變易法，多聞聖弟子於中寧見是我、異我、相在不？答言：不也，世尊！

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

是故，比丘！若所有色，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、若內若外、若粗若細、若好若醜、若遠若近，彼一切非我、非我所，如是見者，是為正見；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多聞聖弟子如是觀者便修厭，厭已離欲，離欲已解脫，解脫知見。我生已盡，梵行已立，所作已作，自知不受後有。

佛說此經時，眾多比丘不起諸漏，心得解脫。

佛說此經已，諸比丘聞佛所說，歡喜奉行！

底綫

在拍賣書畫之刊物上，經常看到標示拍賣價由多少多少錢起，但也有標示「無底價」的。無底價即是無底綫。

拍賣可以是這樣，做人則不能「無底價」——無底綫，這是做人的基本原則。

三加二等於「五」，這是公認的「標準價」。

如果有人說：3+2=5這列式單調了點，可不可以弄得複雜些？譬如：2+1-2+4=5
可以嗎？

「也可以！」我會這樣說，就因為最後的答案仍然是「五」。

但假如對方要求這列式的答案寫為「七」或者「八」之類的，那無論如何我一定不答應，這是超越底綫，超乎做人的基本原則。

「見石還是石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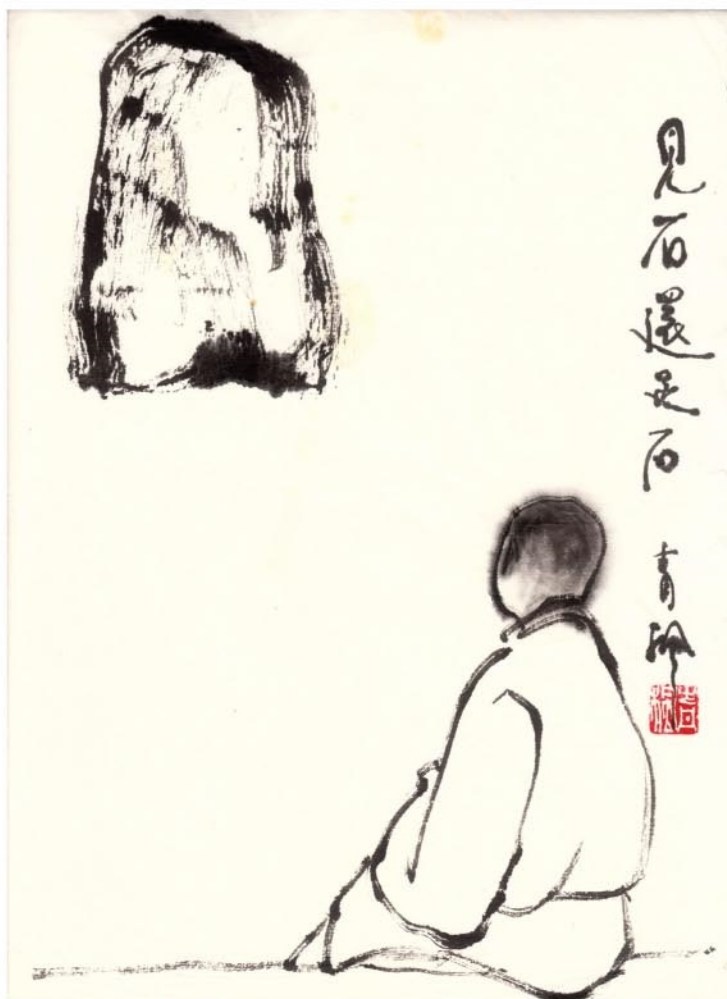
很有名的一組「禪語」——見山是山，見水是水；見山不是山，見水不是水；見山還是山，見水還是水！.....」

這山山水水之見，當然是指三個不同層次，譬如第三次之見山見水，已不是最初所見的，而是經過了深入了解、學習，到再見山與水時，已經是「心中的山與水」。

我們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第三層次的山水，當我們說：「見山還是山，見水還是水」的時候，可以說是「恍然大悟」！悟到什麼呢？原來我們兜兜轉轉、翻翻覆覆的思考、尋覓，到頭來發覺「見山還是山，見水還是水」，即是蘇東坡居士那首禪詩所說的：「廬山烟雨浙江潮，未到千般恨不消；及至到來無一事，廬山烟雨浙江潮。」

原來「踏破鐵鞋無覓處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燈火闌珊處」。那「人」，不就是我們恍然大悟後所見的那原來的東西嗎？

寫了一幅「見石還是石」，倒沒有想過第二層次的什麼「見石不是石」，見石還祇是石。——不必多心了！





禪在哪裡？ 談梁楷的禪畫

梁楷，生活在南宋，是著名畫家，他受聘於朝廷，但也不願受困，連皇帝賜給他的金帶也掛在畫院而飄然歸去。——這行動本身就很「禪」。

梁楷有一幅傳世佳作：「潑墨仙人圖」，是世人公認的一幅出色禪畫。

人們看這幅作品，相信不會怎樣留意這「仙人」的五官樣貌，留意的，是幾下子大潑墨與幾道「簡筆」便精簡地表達出一個人物的外型體態，甚至是精神面貌。

禪在哪裡？——禪就在這幾下「簡筆」與潑墨。

梁楷的人物畫，用筆簡潔，因此而被稱為「減筆作品」。我更喜歡把他的「減筆畫」稱為「簡筆畫」。「減」與「簡」是不同的，一個「簡」字，可以禪趣盎然，由此也可以領悟到：「禪」與

「簡」有其共通性。所以，我們提到禪便往往與簡約聯繫在一起。

「簡」的背後是有內涵的，有深意的，這才提得上一個「禪」字。梁楷這幅「醉仙圖」便充滿禪意。

本圖，梁楷原是簡簡單單的簽個名便算，這也是禪意的簡約（相信命題為「潑墨仙人圖」也是後人為了容易識別作品而安上去的）。可此圖偏偏遇上那位十分喜歡大演身手的乾隆皇帝又「手痕」了，在畫上題上一首詩：「地行不識名和姓，大似高陽一酒徒，應是瑤台仙宴罷，淋漓襟袖尚模糊。」這白描詩，不是寫得不好，祇是好看的一幅禪畫，你提什麼詩呢！這麼一提，反而把聯想窒息了、鎖死了，平白糟撻了人家一幅好禪畫。

乾隆皇也可以稱為「破壞王」，我們常在畫冊裡看到：好好的一幅作品，就讓他蓋上一個大大的印章而壞了畫面的完整結構。

梁楷這幅畫亦然，寫上一首詩，把「簡筆」與「大潑墨」的禪味也沖淡了。

花好月圓書畫攝影展

九月十九日至十月二十六日妙法寺藝廊展出



提起花好月圓，很容易聯想到中秋。是的，我們今次籌辦的這個展覽，就是慶中秋。

無論社會上有多少紛紛亂，無論我們有多大壓力，也無論我們人在何處，到了月到中秋份外明的日子，心頭上總希望花好月圓，人月兩團圓。

——海上生明月，天涯若比鄰！

遙望天上那個明亮亮的冰盤，更牽動出一絲絲一縷縷的遊子情。

我們今次舉辦這個展覽，邀請了多個畫會幾十位書畫朋友一併書寫，讓我們本着一份花好月圓的心情去迎接生活每一天，好好的活在當下。書畫方面，特邀擔任多個畫會顧問的朱婉儀女士，協助籌策。除了書畫朋友外，也同時邀請了攝影朋友參與，他們平日見到好花好月便心痕手癢的，特別那位「攝痴」李志榮，原來他不僅在香港舉頭望明月，還經常在中國大陸與名勝名城共賞明月。

——不知有沒有與嫦娥、吳剛打個招呼？

還是留待各位到妙法寺藝廊來觀賞吧。





任達榮 任達華 擬辦兄弟視藝作品展



研習書畫，不僅僅是研習藝術，也同時對我們身心的修養起了非常好作用。

起初，我們對一些大醫生、大律師等專業人士，把業餘時間投身(也同時「投心」)於書畫、音樂、攝影等方面去，頗為驚訝，後來發覺，原本這隊伍還人多勢眾，熱鬧得很，可真值得鼓舞。

祇是，怎麼也想不到前警務處副處長任達榮更畫得一手好畫，原以為像他這樣忙到喘不過氣來的警務要員，連睡眠時間也得爭分奪秒，可他一副閒逸的情態說：「就因為忙，所以更需要爭取做些減壓活動。」

他早在二零零三年已開始習畫，跟過羅冠樵、林勇遜，後來更隨戴繼志老師習水彩，日前在「香港警察書畫學會三十二周年展覽」上，看到他一幅展品——「奪標」，原來「唔係嘢少」，又剛好晚宴時與他同席，任達榮告訴我們，他有一個目標——與胞弟任達華來一個攝影與書畫聯展。

「噯？」我說：「任達華愛好攝影，人所共知呀，他也畫畫嗎？」

「畫呀，」任達榮說：「我愛畫畫，也愛攝影，他也是呀！」

香港前警務處副處長與國際大明星兄弟倆視藝作品聯展，嘩！，這是一個多麼令人期待的展覽。



朱婉儀 在繪畫方面，不僅是國畫，也同時寫得一手好的水彩畫。這幅花，你以為如何？

五花百門

話街道名



開天闢地，從無到有，每一個地方的起源都是這樣，祇看歷史是否久遠而已。

從香港的街道名我們更可以明顯的，或者隱隱地看到一頁又一頁歷史。

「五十年不變」，也祇是從大原則上言，社會不斷向前發展，如果真是「不變」，那祇是停滯不前。

一百五十年前，英國人騎着炮艇而來，從無能的清政府手上拿取了香港島之後，也慢慢地把這地方建設起來，我們既不抹殺英人的百年功業，但也不能忽視我們國人自身的勤奮努力。

英人把開發出來的街道，都冠以當年的港督、司令或者大商賈的名字，甚麼彌敦道、堅尼地道、麥當奴道、遮打道，連滙豐銀行第一個大班戾臣，也有一條戾臣道，五十年後、一百年後，甚至是二百年後，人們僅是說着這些街道名稱，便會自然地聯想到往昔日子。

香港第一條“女人街”

這就是原名乍畏街的蘇杭街。不過照片是攝於一百年前的，你可見到當年這街道已頗熱鬧。即使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正名為「蘇杭街」，但已經是「明日黃花」了，已很少見有甚麼絲織品、化粧品售賣，再不是一條「女人街」。

「你從灣仔往『般含』道嗎？可以從『莊士敦』道或者『軒尼詩』道坐車，在『修頓』球場有巴士站……」，你看，這全都是外國人的名字，已經習慣使用了，相信百年後也如此的使用下去。

這樣的街道名稱也不是沒有好處，最少你看了之後會聯想到是甚麼時候興建的，譬如你說麥當奴道，便會曉得這街道是第六任港督麥當奴時期興建的（麥當奴之任期為一八六五年至一八七二年）。第七任港督堅尼地更「巴閉」，除了有以他命名的「堅尼地道、堅尼地街」之外，有整個地區也以他作為命名的「堅尼地城」。這是西環填海區，你到西環堅尼地城一帶看看，「城」內街道也幾乎都是以外國人名命名的，如卑路乍街、吉席街。

我們喜歡一些以民情來命名的街道名，譬如上環的「蘇杭街」；它是因於當年集中售賣蘇州、杭州一些絲

織品、化粧品以及女性日常用品，如此成行成市也有其特定的客觀環境——蘇杭街上接水坑口街的風月地帶，下接百商匯聚的文咸東、西街（南北行）。兩處都不脫酒色財氣，自自然然地形成了香港第一條「女人街」——蘇杭街。「牌面」上它叫「乍畏街」，乍畏，是一位英軍司令的名字，但民間都習慣地稱這街道為「蘇杭街」，於是政府於一九八〇年索性把乍畏街改稱為「蘇杭街」。但今時今日，蘇杭街也變成港島中區橫街的一般商業街，無甚特式。

如果你問：「噢，港島有一條很有名的古董街，

稱為荷李活道的，這街名與今天的荷李活影城有關嗎？」——無關，一點關係也沒有，「荷李活」是一種樹木名稱：冬青樹（Hollywood），由於當年這裡遍植冬青樹，所以以此命名。荷李活道建於一八四一年，是英國佔領香港後的同一年建造的，著名的文武廟則於次年（一八四二年）在這街道上興建。

如果從街道寫開去，真是越寫越有趣，也可以寫出一部煌煌「大史」，不過，本文畧寫香港街道的五花八門，點到即止就是了。



堅尼地城

這是西環差不多最偏遠的地方了，是填海開闢出來的土地。當年把一些較「厭惡性」的行業放在這裡。如圖中左邊這地方是屠房，菜市場也放在這裡，菜市場一直到上世紀五、六十年代還存在。今天，這地方闢為公園。大家不妨仔細點看看，地面上是有電車路軌的，百年後今天，我在這裡拍下此照——車軌依然，也依然是這樣一個彎角。稍過一點仍然是堅尼地城電車總站。



大笪地發源地



大笪地這個「笪」字，可能是粵人的慣用語，據漢語大詞典言：笪，同撻。

粵語常用這個「撻」字，如「一撻撻」，看來也可寫作「一笪笪」；如「撻低佢」，這個「撻」字便好像摔角之「摔」字了。

五、六十年代，「大笪地」一詞語肯定經常被提起，原因是港島上環區那新填地便稱為「大笪地」。

華燈初上的每一個晚上，「大笪地」便變身為「平民夜總會」，不妨稱之為「夜墟」，不過此墟卻不僅僅是擺地攤賣日用品，重要的是集各種娛樂於一地，有唱歌的、有玩樂器的，有講古的，有「照田雞」（睇相），更早期一點還有「外江佬舞馬騮」、「心口碎大石」；此外，在這平民夜總會裡還有賣二手書，賣唱

片，也有真正「食夜粥」的（不是打武，是真正的粥檔也），總之非常的夜總會，非常的平民。六十年代初期，我十六歲時初入報行當練習生，如果晚上要到上環這一帶「送稿」，我會早點出發，溜過去看熱鬧，放假的日子，更是留連忘返。不過，每晚大概十時半後便可見到陸續收檔，那年代，晚上十一時人們便乖乖睡覺，明天一大早又要起床為生活搏殺了，哪有像今天，午夜十二時還要說「落街消夜」。

這上環新填地之大笪地，其發源地是今天的「荷李活道公園」——水坑口步行上荷李活道後，轉右大概七、八個舖位便到。今天是公園，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便是「夜墟」大笪地，也是講古、賣唱、睇掌、消夜，雖然沒有後來高峰期的新填地平民夜總會那樣熱鬧，但它

是發源地。選擇在這裡搞「夜墟」，其實在當年也是有其環境條件的，這裡一帶是早期華人聚居地。

今天，這荷李活道公園在大廈林立裡出現，是名副其實的「市肺」，不大，但有迴廊，有水池，也有半月型拱門，興建之時便有意把它打造成一個林蔭處處，可供細意欣賞的園林，祇可惜，今時今日的荷李活道，特別是這水坑口一帶的，都顯得冷清陳舊，還帶點破落，這公園也真的與周遭環境配合得「天衣無縫」，都是一并的清冷。入門處，擺放上六幅百年舊照片。本來是可以炫耀一下它的「光輝歲月」（包括這大笪地於一八四一年一月六日英軍於此登陸升旗），那發黃發霉的舊照，今天祇帶給你一個「歷史斑駁」的感覺。園內，三兩老人呆呆地坐着，連下一盤棋的興緻也沒有；連「消磨光陰」的「消磨」兩字也沒有，就這樣無言地等待。等待什麼呢？

——等待與發黃的舊照片共老。

今天這裡的「老」，是剩下這棵「老榕樹」，不分晝夜地守護在那裡，笑看塵寰。



偉大的「生活工程」： 中國海帶、紫菜之鄉 霞浦



有「中國海帶之鄉」、「中國紫菜之鄉」稱號的霞浦，聞名久矣，如果你親臨現場，親眼看到這海帶棚、紫菜棚，以及蠔棚，你必會目瞪口呆，它規模之大，正如李志榮先生說：「你不親自到現場目睹，你是無法想象它的規模，它看上有我們整個維港那樣大！」

李志榮從電腦按出照片讓我看，人在畫圖裡，在那一望無際的棚場裡，人，頓然變得那麼渺少，「渺少的人」用一雙手把數以十萬計的竹插放在海水裡，然後搭成棚架，紫菜與海帶就這樣培養起來，它需要潮起潮落，即是乾乾濕濕的環境。

李志榮說：「據當地漁民透露，海帶不能曬太久，

曬一天便要收成，如果遇上下雨，收不及的話，這些海帶便泡湯。」

由此可見，當地漁民的工作量是如何的大，且在生活綫上與海爭鬥，與大自然爭鬥，那可不一樁簡單的事。

霞浦縣，地處福建省東北部，陸地面積1489.6平方公里，而海域面積則有29592.6平方公里，海域比陸地大上二十倍，所以，他們都是靠海找生活，除了有豐盛海產外，更有得天獨厚的淺灘，非常合適培養海帶與紫菜。

這種大規模的海上棚場，李志榮說：「我在二十年前在朋友介紹下發現的，拍了不少照片，並向拍友們大力推介，很多拍友都按圖索驥到霞浦獵影去。」

「你前往福建霞浦，去了多少次？」

「我清楚記得，一共十九次！」李說。

「十九次？豈不是年年到此一遊？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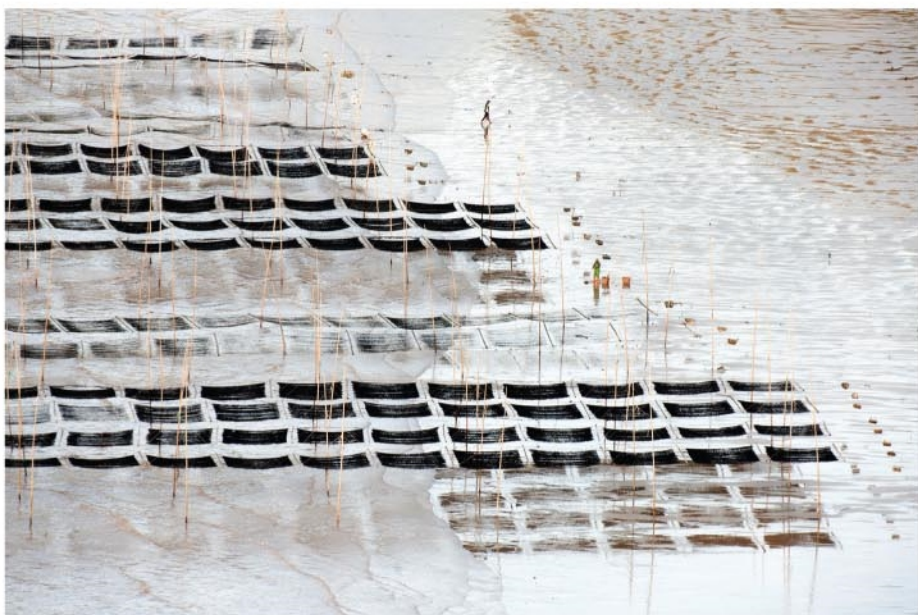
「是呀！差不多是這樣，有時做獨行俠，有時與攝影朋友組團，大家一起出發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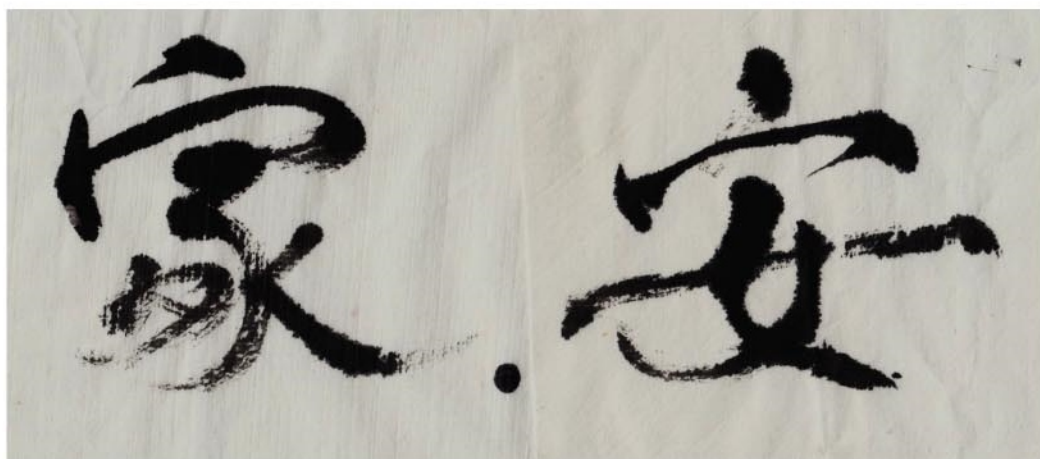
看來，是拍上癮了，面對這樣宏偉龐大的海上棚場，不上癮才怪！

圖：李志榮 文：陳青楓

圖片說明：

左版圖，幾乎是一望無際的海帶棚；本版上兩圖分別為淺灘上的紫菜棚，與蠔棚；下兩圖可以看到霞浦漁民的艱辛工作。





家 · 安

我們的方塊字，除了形、音之外，意也佔一個重要位置，真可謂「形神兼備」。

這個「意」，是結合當時社會風俗，甚至是帶有哲理性的。「家」字讓我們有很多人情世故的聯想。

「宀」這個部首本身就是象形，像一個屋頂，有屋有房子可住才稱得上「家」，而「豕」字下邊是個「豕」字（音「始」），是豬的意思。我們都知道在農業社會有豬很重要，令人想到家肥屋潤，——這個「豬」字也可寫作「豕」。「豕」本身可引出不少趣味，譬如公豬寫作「豕」（音「眾」），一個宗字便令我們想到傳宗

接代，果然很「豬公」。母豬有字可寫嗎？有，寫作「豕」（音巴），但從字面却看不出為何用個「巴」字。倒是小豬寫作「豕」（音團），有意思，一個月大的豬當然是小豬了。

我們隨便翻看一下「宀」字部首的字，或多或少總與人情世故有關，「守」字添上這個「寸」，果然有分寸！這個「安」字更好說明，——有個女人持家，不就「安」了嗎？我刻意地把這個「安」字寫成「宀」小「女」大，今時今日，你不要再叫她「小女子」了，她強大得直情可以頂起成頭「宀」。

妙法通訊流通處

元朗三聯書店
新界元朗青山公路49-63號

友生昌筆墨莊
九龍油麻地西貢街3-5號昌華商業大廈3樓

三聯書局
香港中環域多利皇后街9號

妙法寺 新界屯門藍地

佐敦商務印書館
九龍佐敦道13號華豐大廈地下

康怡商務印書館
香港鰂魚涌康山道1號康怡廣場2樓

屯門商務印書館
新界屯門時代廣場南翼二樓21/22舖